

钱报记者直击雄安抢房潮

当天新闻播出不到三小时,各地炒房者就已冲到雄安,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两天时间,雄县房价从原先的三四千,涨到近两万,当地人纠结到底卖不卖

每个中介都被人们包围着。就地涨价、一笔清、必须现金、小产权……所有问题和风险在那天几乎都已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肯卖房。



一名当地人拿出自家房产证以证明自己的“本地人身份”,并且让围观者加他的微信,称为了方便提供消息。

本报特派记者 陈伟斌 文/摄
发自河北雄县、安新、容城

时下的冀中平原,正经历着一场非同寻常的燥热。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地区。

4月1日的新闻联播结束后不到三小时,来自京津等地的炒房者就已开始强势突入以上三县,试图“抢占滩头”。

然而,冻结交易的盾牌也已然竖起,让炒房者们几乎无计可施。每分钟都在疯狂升涨的房价,逐渐成为一场数字游戏。

钱报记者在雄安新区看到,无法抑制对财富渴求的人们,只要有“房子”这两个字轻轻扫过耳边,就好似一头头食肉动物寻到了肉味,聚拢而来。而就在他们的身旁几米外,所有售楼中心大门紧锁并被贴上了封条,城管的车头上摆着一个音量开到最高的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政府对于劝导和抑制炒房的态度与政策。

“你们得相信我,我是本地人。”一个本地人从怀间掏出一本暗红色的房产证以示“权威”。随即,人们如追星般团团围拢起来……房产证,成为那里最具说服力的唯一。

赶不上的“晚集”

4月1日晚上10点多,家住天津的赵毅手机突然响了,一个熟悉却又极其急促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你这会儿就开车走。新闻联播上播了,河北那边要设雄安新区,赶紧去买房!快!”来电者是赵毅生活在北京的姐姐,接电话那会儿,赵毅已经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

赵毅和妻子决定先安顿好孩子,等次日一早7点再走。他觉得,哪个中介还会在半夜开着?然而赵毅错了。京津等地的炒房大军和各路中介们正在争分夺秒地连夜冲向雄县、容城、安新,以及周边的白沟和高碑店等地,试图抢占第一波房源。

4月2日早上7点,赵毅和妻子准时出发了,一上高速,他给姐姐打电话,但接通的那一刻,赵毅感觉自己又错过“大机遇”了。

“油门都快踩到底了。”两口子一路上一言不发,妻子不停地刷着手机新闻,赵毅脑海里则闪过自己一次次的“教训”——当初大通房价还便宜时,不买,后来涨成什么样儿了?燕郊房价那会儿才多少,也没买,现在涨成什么样儿了?

一个半小时,车子在雄县下了高速,赵毅看到一群房产中介在此等候。跟着导航越往雄县县城走,中介的身影越是密集,北京、天津、山西牌照的汽车也越来越多。每个中介都被人们包围着,“就地涨价、一笔清、必须现金、小产权……所有问题和风险在那天几乎都已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肯卖房。”

可实际上,赵毅的姐姐也没买到房子——三地政府早已采取措施冻结了楼市交易和房产过户,所有楼盘、二手房和中介门店都被封,“一打听,容城和安新也不能买了。其实等看到新闻,什么都来不及了,政府早有准备。”

4月2日,被划入新区的三县都召开会议,布置管控房价相关事宜,停止一切售房行为。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冻结全部房产过户和买卖。商品房、二手房中介、在建房全停,农民也不允许自建房。对外地迁户口也进行了严格管理。

此时,雄县房价已从原先的三四千,涨到了近两万。这一切的变化,仅用了两天而已。

看着无房可买的人们以及被围拥的中介,赵毅心中却又多少有点庆幸。去年他在临近的文安县苏桥镇买了一套房子,距离刚刚划定的雄安新区一小时车程,“那儿应该也涨了。”

确如赵毅所想,就在雄安新区的消息放出后,三县周边的白沟新城、高碑店、霸州、文安等地也坐地起价,楼市普涨,“雄县、安新和容城买不到,中介就立刻转变思路,改买周边地区的房子,随即就抬升了房价。”

5万元现金抢一个买房的号子

虽然已然看清现阶段买不到房子了,但赵毅还是想住下来再转转。先找个酒店入住。可这一次,他也错失了住店的机会——和房子一样,酒店也一房难求。

“1日晚上,突然呼啦啦地陆续来了几十号外地人住店。”雄县汽车站旁的一家快捷酒店里,当晚值班的姑娘至今都记得那阵仗。不光是这家酒店,雄县、容城和安新三个县城所有能被找到的酒店,这几天都处于满房状态,房价翻倍。

外来的车流让雄县变得拥堵。甚至连20多公里开外的白沟新城,也在当晚感受到了这波来势汹汹的抢房潮。

白沟新城,中国北方著名商镇。说是镇,但因为商贸发达,其建设规划比雄县、安新和容城要好。但此次,白沟并未被划入雄安新区范围内。浙商快捷酒店的经理戴益波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1日晚上十点多开始,不停地有客人和中介入住酒店。第二天白天,戴益波发现有中介开始拿着一个个黑色塑料袋上楼,警觉的他询问塑料袋里都装着什么,“他们告诉我,每个袋子里都装了至少5万元现金。”这一笔笔5万元现金,并不是买房的定金,而仅仅是“领号钱”。要想有买房子的号子就得交5万元现金,还不保证一定有。

“年前,白沟房价也就四五千,可就这两天,涨到一万三四了,关键还是买不到啊。”戴益波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白沟新城在4月2日也下发了《白沟新城规划建设局关于责令房地产中介机构停止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书》。可中介们总有办法:“高碑店和霸州还有房子,距离雄安新区也很近,目前价格还挺合适,下手要趁早。”

“走了,不折腾了。”找不到酒店的赵毅最终决定离开。然而他并没有走,只是去了安新县。

当地有房的觉得砸到“金蛋”了

赵毅说得没错,面对交易冻结的现实,第一波炒房现象在4月3日起确实有所“退潮”。

但依旧还有很多人从更远的地方赶来。

除了远道而来的炒房者,一些在外打工和原本在本地生活的人们也开始活动起来。在天津打工多年的张勇带着随身行李,在3日一早,乘坐第一班大巴车往雄县赶,他媳妇让他早点回去商量着怎么办。

怎么办?张勇也不知道。在路上,他说他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在县城里的房子现在每平方可以卖近两万块,还只要他肯卖,再涨价也都可以。而当年买这套房子时,价格才三千冒头,如果不是朋友求着他买一套“帮忙冲业绩”,他也不会花这钱。如今,他觉得砸到“金蛋”了。

班车只载他到雄县高速下口,接下来就得换乘“三蹦子”(当地的三轮车)再赶五六公里的路。一下车,他便看到了当地政府挂在沿路杨树上的宣传标语,要求人们不要随意私下交易房子。“三蹦子”走走停停,沿路的酒店门口停满了外地车,原本在建的楼盘也都被贴了封条停工。路过的一面围挡上印着此前雄县招商引资的标语:“来到雄县,一切好办”。看到这条,张勇笑了,“现在来雄县,看来是什么都不好办。”